

锄奸

石钟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

锄奸

石钟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锄奸/石钟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321-3179-2

I. 锄…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7079 号

责任编辑: 郑 理

封面设计: 周艳梅

锄 奸

石钟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80,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ISBN 978-7-5321-3179-2/I · 2416 定价: 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目 录

县大队	1
败因	8
锄奸队	15
白冬菊	33
一定要参军	47
白冬菊和林振海	55
锄奸队	69
检讨	76
李彪 林家	84
李彪 胡小月 白冬菊	89
林振海	103
锄奸	109
刘猛和胡小月	120
白冬菊和李彪	133
又一次锄奸	140
李彪和白冬菊	169
鬼子扫荡	176
英雄救美	187
白冬菊的爱情	198
失职	204

处分	215
接收	219
交锋	225
战地浪漫	231
婚礼 葬礼	238
转业	250
继续锄奸	256
最后的锄奸	265

县大队

这次反围剿，县大队吃了亏。反围剿前近三百人的队伍，经过一个月来零零散散的几次战斗，县大队可以说是损兵折将，此时只剩下不足二百人了。

令鬼子难熬难忍的扫荡终于结束了，保安团和千木大佐的联队也撤回到城里，钻进了炮楼。

县大队和县委这才摇摇晃晃地走出山里，回到了阔别近一个月的根据地。

在这之前，县大队在县委的领导下，一直在和城里的鬼子周旋。你进我退，你退我打，你烦俺扰，弄得鬼子们没有半点脾气。每一次鬼子出来扫荡，可以说是县大队的节日，这里埋片地雷阵，那里挖一排陷阱，整得鬼子吱哇乱叫，痛苦不堪。在反扫荡中，县大队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每一次反扫荡，县大队都会有所收获，缴获些枪支弹药，或者是一些后勤装备。县大队的人马倚仗地形熟悉，化整为零，声东击西，鬼子的队伍便在零打碎敲中垮了。倒下的鬼子便永远地起不来了，长眠在异国他乡，孤魂野鬼般到处游荡。

千木大佐的联队垂头丧气地龟缩到据点里，挑着膏药旗，唱鬼哭狼嚎般的日本军歌，为自己打气，也为阵亡的士兵号丧。

这次反扫荡出奇的别扭。县大队依据以往的经验，队伍以中队为单位，化整为零地躲到山里和鬼子打游击。鬼子却不再上当了，不和

县大队打游击，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县大队的身后或腹地，冷不丁地咬上县大队一口。鬼子加上保安团有近千人，队伍显得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猛地冒出来，咬住化整为零的县大队的几十个人，猛打猛冲上一阵，县大队就吃了亏。每次交手，县大队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这样零打碎敲地一个月下来，县大队损兵折将了一半人马。

县大队以前对付鬼子的招数，现在鬼子又拿来对付县大队了。更让人不解的是，鬼子对这一带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似乎比县大队还要熟悉，经常是抄近路，断了县大队回撤的后路，猛不丁地打县大队的伏击。以前这些招数都是县大队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现在却被鬼子游刃有余地用上了。

结果是不到三百人的县大队，加上几十人的县委机关，需要对付的竟是近千人的鬼子和保安团。如果不是鬼子的后勤供给出了问题，匆匆结束了这次的围剿行动，县大队的境遇可想而知。

县大队以失败之师的形象，有些狼狈地从山沟里走出来。一面破损的旗子在风中有气无力地飘着，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灰土土的，像霜打了一样，脚步踉跄，目光迷离。这样的一支队伍，走在深秋的山里，让人感到了几分悲壮和苍凉。

三中队队长李彪走在队伍里。秋天无遮无拦的阳光让他眯上了眼睛，卫生员胡小月的身影在他眯起来的目光中，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昔日美丽的胡小月，现在也是一副深秋后的景象。一身灰色的军服已经有些破烂了，肩上被刮了一个口子，布片儿被风吹得一飘一抖的。进山前胡小月才剪过一头短发，英姿飒爽，此时却是头发蓬乱，动人的面庞也是黑一块、青一块。李彪一看到胡小月，他的心就一紧一

抽的,隐隐地有些疼。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反围剿的日子里,队伍一直在山里东跑西颠的,他的中队和后勤中队总是合合分分的。胡小月是卫生员,她的行动只能随着后勤中队。每次见到胡小月,他的心里就一抽一紧的,离开后心里更是空空落落的。抬头、低头冷不丁地就会想起胡小月那张笑脸,还有那颗尖尖细细的小虎牙。这一切都让李彪感到诗情画意起来,心里也暖暖的,天上的日头也鲜亮了许多。

胡小月经过这一个月的反扫荡,在李彪的眼里似乎瘦了一些。看着她纤细的背影,他的心里又猫抓狗咬地疼上一阵子。他忍不住紧走两步,不由分说地把背在胡小月身上的药箱,挎到了自己的肩上。药箱里早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一个月下来,县大队一直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过来的。进山前,通过城里的交通员弄过来一些药品,很丰富地装在胡小月的药箱里。到了山里后,战士们伤亡惨重,该用的药早就用完了。此时的空药箱,像个幌子似的背在了李彪的身上。

胡小月偏过头,看了眼李彪,轻声说了句:哥,你不用替俺,药箱里没东西了。

她一直喊他“哥”。每次胡小月这么叫他,他心里都暖暖的,似有千万只蚂蚁齐齐地在他心坎上爬过,让他浑身痒酥酥的,也让他的心绪乱纷纷的。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因为胡小月救过他的命吗?

县大队成立之前还叫抗日游击队,李彪是小队长,带着十几个人到庄里采购粮食。当时的游击队是真正意义上的游击队,百八十人,

二三十条枪，剩下的就是砍刀和一些能操在手里的农具了。正面和鬼子交手那是不可能的，只是抽不冷子弄敌人一家伙，搞上几条枪，弄上十几发子弹，就跟过年一样高兴了。

李彪带着小分队下山筹粮，不知怎么就走漏了风声，一个中队的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就把胡家庄包围了。

李彪发现鬼子时，想撤已经来不及了，十几个人的小分队被他分成了两组，一组阻击敌人，吸引敌人，另外一组背着筹来的粮食，抽空往山上撤。他带着五六个游击队的战士明火执仗地向敌人冲去，一边放枪，一边大喊大叫，虚张声势地把鬼子引了过去。

鬼子果然就向枪响的地方围了过去。包围圈越缩越小，鬼子毕竟人多，只交手两个回合，就有两个战士倒下来。李彪的枪里此时已经没有子弹了，剩下的几个游击队员也跑散了。正一筹莫展时，一扇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老汉一把就把他拽到了院子里。

他还没有看清老汉的模样，就被塞到了院子拐角的地窖里。

地窖里什么也看不清，他恍惚觉着里面还有一个人。起初他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人，那人在他被塞进地窖时，身子往里缩了缩。他直不起身子，只能蹲在那里。那人很近地挨着他，他感受到了那人的呼吸，有些异样，却也来不及细想什么。

这时，就听见敌人一阵紧似一阵的砸门声。敌人果然追过来了，接下来，他就听见了开门声，先是日本人呜里哇啦的一阵问话，然后是一个伪军的声音：老东西，人呢？

什么人？这家里就俺一个人。

伪军又吼了起来：我是问你游击队。

俺这里没有游击队。老汉声音稳稳地答道。

好啊，老家伙你不说实话。

接着，就是一阵枪托乱砸的声音，老人似乎被砸倒了。

他下意识地挺起身子，突然，他的腰被人死死地抱住了。接着，他就听见一个女声说：游击队大哥，你别动，千万别动！

这时，他才感受到和他一同躲在地窖里的是个女孩子。身后的那双手死死地扣住了他的腰，让他无法动弹。直觉告诉他，这个女孩子的身体在发抖。

上面的伪军又叫嚣起来：好你个老家伙，不说实话，给我搜。

头顶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这一过程中，他发现女孩子的身体一直在抖颤个不停，喉咙里压抑着“嘶嘶”的声音。

鬼子和伪军在上面折腾了一气，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又开始一通乱砸。

老汉不停地喊着：别砸了，俺还得过日子呐。俺这里没有游击队。

没有人理会老汉的哀求。

老汉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求求你们，别烧俺的房子啊！

接着，响起了噼噼剥剥的火声。李彪终于忍不住了，他要站起来，冲出去，用一双手掐死小鬼子。身边的女孩子猛地又把他抱紧了，带着哭腔说：游击队大哥，你别去，求你了。

又一阵杂乱的声音传过来，有人在跑，有人在殴打老汉，老汉不住地哀求着：你们就是打死俺，俺这儿也没有游击队。

李彪挣扎着，他不能让老汉替自己受过，他要出去。他似乎就要

挣脱出女孩的搂抱，突然，女孩狠狠地咬住了他的肩膀，一阵剧痛，让他清醒了。女孩伸出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大哥，你出去也是送死，俺也活不了。

这一阵疼、一句话，让李彪彻底清醒了，他瘫坐在那里。老汉刚开始还在骂，后来就没了声息。一个伪军，仍意犹未尽地又在老汉的身上砸了两下：妈的，臭骨头，我让你嘴硬。

女孩把头伏在他的怀里，压抑地呜咽着，整个身体不停地抖着。他转过身，紧紧地搂住女孩，强忍着自己的哀痛。

敌人走了，他和女孩才从地窖里爬出来。

老汉已经倒在血泊中，屋子也被烧得快落架了。女孩疯了似的伏在老汉的身上，一声声嘶喊着：爹，爹呀，你死了俺怎么办啊？

他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后来，他帮着女孩把老汉掩埋在庄后的山坡上。

女孩坐在坟前哀哀地哭着。

他跪在老汉的坟前，磕了一个头，说了句：大爷，是你救了俺，俺这辈子忘不了你。

他又磕了一个头：大爷，俺一定为你报仇。

他再磕一个头，眼睛盯着坟头说：大爷，你闺女就是俺亲妹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她受委屈。

后来，李彪才知道救他的老汉姓胡，平时靠上山采药为生。女孩叫胡小月，那一年刚满十六岁。胡老汉死了，胡小月就是没有亲人的孩子了。

从那以后，李彪就放心不下胡小月了。

不管千辛万苦,他隔三岔五的,总要到胡家庄来看上一眼胡小月,给她送去一些吃的。

两年以后,抗日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在城里斗争的地下党组织撤出了城里,浮出水面,要开辟革命根据地了,抗日游击队也改成了县大队。胡小月就是在那时参加了县大队,当上了一名卫生员。

从此,李彪的心里就装进了一个胡小月。

败 因

县大队的大队长刘猛是从延安派来的。

刘猛在江西老革命根据地时就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他对游击战可以说是深谙其道。遵义会议以后,他跟随毛主席九死一生到达了延安,这些大难不死的红军可都是革命的宝贝。在延安的军事学院,刘猛就听毛主席当面讲授《论游击战》;现在,八路军的力量还没有达到正面和敌人抗衡的能力,只能与敌人打游击战,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消耗敌人,拖住敌人。在以前的反扫荡中,大队长刘猛带领县大队打游击,可以说是屡试不爽,每一次都是以我方损失最小的代价,换来更大的胜利。不想,这一次却出了意外,县大队吃了大亏不说,在近一个月的反扫荡中,县大队付出了近百人牺牲的代价。仗打到了这个份儿上,大队长刘猛的眼睛都红了,他带着县大队的人马,在山林里左冲右突,可就是跳不出敌人设下的包围圈。他们跑到哪里,敌人就追到哪里。别说调集力量反击敌人了,就是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

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刘猛的脸一直拉着,从来没有松弛过,气得嗷嗷叫。后来在一次运动战中,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保安团的一个连长,从他嘴里得知,这次围剿行动调兵用兵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保安团的团长林振海。直到这时,县大队才弄清这次反围剿失利的根本原因。

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曹刚,对林振海可以说是相当的了解。曹刚政委就是本地人,在县大队成立前就是地下县委书记。当时他住在

城里，搞情报、发展自己的人，是他的主要工作。

林振海是这一带的土匪头子，日本人没来时他就拉杆子占山为王，人送绰号“林中王”。只要把他放到林子里，你就是有千军万马也休想抓到他。日本人没来之前，这一带还归国民政府管辖，当地政府为保一方平安，也曾派部队捉拿过林振海。当时的林振海手下只有着几十口子人，他曾有一个原则就是绝不轻易招兵买马，觉得那样没什么好处，人多，就要动用许多心思，人吃马喂的都需要嚼咕；况且，人多嘴杂，容易招惹是非。因此，凡是能入了林振海这一络子的，都是他的亲信和死党，大都身怀一技之长，能跑能跳，能杀能抢。总之，在众多胡子中，林振海这一络子别看人不多，关键时刻却可以一当十。附近的大山里，没有哪一络子的土匪敢对他造次，都远远地躲了，他也就有了“林中王”的称号。

政府派兵几次三番地捉拿林振海都没有得逞，不管派出成连还是成营、成团的兵，都拿他没有办法，他只轻轻一抖羽毛，便远走高飞了。有时在林里和政府军捉迷藏，你跑到前面去，他就在后面出来了。有一回还放火烧了政府军驻扎在山沟里的供给，没有了供给，政府军只能撤下山去。

在政府军捉拿林振海时，别的络子的土匪却受了牵连，他们抓不到林振海，只能拿那些小土匪出气，抓的抓，杀的杀，一时间，别的络子都作鸟兽散了。没有了别的络子土匪，渐渐的，就养大了林振海，他终于可以吃独食了。林振海在山上的十几年里，可以说对附近的山山岭岭了如指掌，每一丛树木都可以说装在他的心里。

日本人来时他仍在山里，山高皇帝远，他不想吃皇粮，被人管束。政府军曾以上校团长的待遇招安，他却把政府军的招安信撕得粉碎，摔在送信人的脸上，提着送信人的耳朵，狠着声音说：告诉你们长官，就是让俺给你们当爹，俺也不去。俺就愿意当这个林中王。

说完，他伸出手从腰间拔出刀，一挥手，就把送信人的耳朵割了。送信人捂着半边脸，鬼哭狼嚎地跑下山去。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上山送信了。林中王就又是林中王了。

刚开始日本人并不知道林振海的底细，他们一路从南方和东北掩杀过来，国民党的部队要么不抵抗，要么在抵抗中节节败退，丢了上海，又丢了南京，于是中国再也没有门户了。日本人长驱直入。

千木大佐的联队来到中国后，什么仗都打过，根本就没有把一个小小的土匪放在眼里，况且，那时他也不知道还有林中王这股顽匪。国民党的部队撤走了，眼前是一马平川，自己想干啥就干啥，不仅占领了城市，还把手伸向了农村。

日本人一来，林振海早就听说了，对日本人的行径也是恨之人骨。吃大户，抢百姓，他干，可以；日本人这么干，他心里就不舒服了。他们日本人抢了，夺了，搞得民不聊生，他还怎么去抢、去夺。于是在他眼里，日本人就成了他的天敌。

他要给小日本点颜色看看。

第一次，他在周庄解决掉了日本鬼子的一个班，这是一班来征粮的鬼子。

征来的粮食装了几辆马车，鬼子们顺便还带走了几个花姑娘。正在他们大摇大摆地往城里赶的时候，就遭遇了林振海的伏击，只一袋

烟的工夫，十几个鬼子全部被撂倒了。

鬼子吃了亏，在短暂的惊叹这支神奇的队伍后，立刻调集了几百人的队伍搜山。结果一连搜了十几天，连林振海的毛也没有碰到。等鬼子回到城里，林振海出山，又追到城里，把一屋子睡觉的日本兵的脑袋搬了家。做这一切时，一点动静也没有。第二天，天光大亮，日本人才惊呼：八格牙鲁！

千木大佐这才警觉、并惊醒了，他要花心思对付这个林中王。不管多刚强的人，也总有自己的软肋，日本人花了心思、费了力气，终于把林振海的爹娘从林家庄给挖了出来，并带到了城里。恰好这林振海又是个孝子，父母被日本人抓了，他的软肋一下子就被击中了。

林振海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自从林振海做了土匪后，他们已经不认这个儿子了。林振海当土匪也是偶然，有一年为了给林家大户交租子，和林大户家的少爷发生了口角。他咽不下这口气，失手把林大户家的少爷一脚踹倒，脑袋正好磕在一块石头上，血便汨汨地流了出来。大户人家有权有势，大儿子还在城里谋着官职，当下便派人来抓他。他倒是没被人抓着，爹娘却被抓进了大牢。

林振海当下就红了眼，被逼无奈的他就投靠了一绺胡子。没几日，他就带着十几个胡子，从山上杀下来，把林大户给绑上了山。他的条件只有一个——放了他爹娘。

有了这次折腾，林大户再也不敢造次，这里有他的地、有他的房，他人可以走，可这些地和房产呢？于是，两下也就相安无事起来。

但自那以后，爹娘和儿子也就情断义绝了。爹娘可以这样对他的儿子，但林振海心里是放不下爹娘的，不断地差人给二老送去一些散碎银

两。爹娘断然拒绝，冷着一张脸对来说：他的钱不干净，俺们不花他的钱。

爹娘这么说了，林振海还是隔三岔五地送钱送物过去。过年过节的，林振海都要下山，去看望爹娘。爹娘把门窗关了，不见。他就跪在院子里，冲屋里的爹娘咣咣地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爹，娘，儿给你拜年了。直磕得一头青包，才爬起身来，眼含热泪地走了。

日本人终于把林振海的爹娘给带到了城里。千木大佐的条件只有一个，让他林振海下山，为皇军效力，好处大大的。

林振海并不想轻易就范，他想用交换人质的办法换回自己的爹娘。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带了二十几个精壮的兄弟，下山了。敌人早有防备，却还是丢了七八个士兵的性命，并被抓走了两个俘虏。

两个被俘的日本兵一连在山上绑了十几天，却不见日本人来交换，看来日本人为降他也是铁了心。想着在日本人手里受苦的爹娘，林振海死的心都有了。如果说自己的死能换回爹娘的自由，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可日本人并不想让他死，而是要他为皇军效力。

他沉默想了十几天后，终于做出决定：下山进城，换回爹娘。

决定做出后，他把几十个兄弟召集到了一起，把意思说明白了，然后就给弟兄们跪下，眼泪长流着说：弟兄们，想跟俺下山的就走；不想下山的，你们从今天起自由了。

当下，兄弟们也齐齐跪下了，一双双眼睛盯着林振海：老大，俺们的性命是你的，你走哪儿，俺们就跟到哪儿。